

走向和谐

岑努村人类学考察

余达忠/著

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

贵州本土文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C912.4
106

走向和谐

——岑努村人类学考察

余达忠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走向和谐: 岑努村人类学考察 / 余达忠著. — 贵阳: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1.7
(贵州本土文化. 2001)
ISBN 7-221-05519-X

I. 走... II. 余... III. 少数民族-民族历史-研究-贵州省 IV. K280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1724 号

走向和谐

著 作 人: 余达忠

责任编辑: 杨民生 罗吉万

封面设计: 曹琼德

版式设计: 施德端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 贵阳宝莲彩印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字 数: 110千字

印 张: 5.25

印 数: 1 - 1000

版 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221-05519-X/C·82

定 价: 6.00 元

· 内 容 提 要 ·

黔东南一个奇特山村,从路边到山顶,汉、侗、苗多个族体分层居住,各有语言、信仰、习俗,却没有冲突,显露出了“和谐组合”的发展优势。是什么构成了独特的多民族兼容的纽带?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
作者简介

余达忠，男，侗族，1963年3月出生，祖籍广西融安，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人，大学毕业，曾在中潮中学、黎平一中任教多年，现为黔东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从1988年开始进行文化学、人类学、文学研究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，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、文学作品50余篇，计40余万字，有专著《九寨民俗——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》（与人合著，获贵州省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）、《侗族民居》、《侗族生育文化研究》（贵州省1999年度社科规划课题，待出）。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侗族文学学会理事。

序

钟敬文

1987年我曾借赴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术讨论会之机，去黄果树布依族聚居的地区看了看，2000年又参加了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贵州卷》的终审工作，深感贵州这个多民族的省份，民族民间文化（包括民俗）很丰富，很有特点。贵州民协的同志们多年来在民间文化搜集、整理、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编印了《贵州民间文学资料》79集，在全国很有影响；后来出版了《贵州民俗论文集》、《贵州古文化研究》等书；1997年又出版了《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》11册和《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》10册，我曾为该丛书作了序。我对贵州的民间文艺、民俗文化一直关注，也有感情。这次出版“贵州本土文化丛书”，贵州同志要我写序，我也很高兴。

民俗学者清理和研究民间民俗文化，可以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，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，历来中国人怎样看待这类问题，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，哪些是不大变化的，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感情、价值观、思想观念、理想、信仰以及个体、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等等。

民俗文化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。试想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，他们的居住、饮食、服饰、语言都变了，但每年还要过春节。在过节的喜庆时刻，还要耍狮子、耍龙灯、放鞭炮、吃年糕，和国内的同胞保持一样的风俗习惯。为什么？如果国民具备了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，就会认识到，舞狮子、耍龙灯，不只是艺术活动的形象，在舞狮子的行为里，还表达着十分具体的乡土感情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。民族凝聚力这东西，一眼看去，没有钞票那么重要。当然，没有饭吃是不行的，但没有精神支柱，就是有了饭吃，也不过是动物而已。没有高尚的民族感情，就是物质享受再优厚，人也是寂寞的游子。这一点，我感到很重要。

在中国，上、中、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。但中华文化更大的文化金矿，在中、下层文化，即民俗文化之中。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，异常丰饶，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。这些文化财富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、我们的后代引以为自豪的。

贵州属西部地区，经济相对滞后，但民间文化蕴藏却极为丰富，这是贵州极大的优势，贵州的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在新世纪的元年，再次推出一套《贵州本土文化·2001》丛书，把民间文化研究接连做成套书推出，能造成更大的影响，这个做法很好，这种精神值得赞扬。这套10余册的丛书，展现贵州各民族特殊的文化群落、特殊的民族婚恋、特殊的民间信仰和祭奠、特殊的民俗事项等。相信这套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，以及促进贵州文化资源开发，让国人和世界了解贵州都会起到好的作用。

2001年6月19日

目 录

走进岑努.....	(1)
寻找家园	(15)
语言的矩阵	(53)
永远的神祇	(80)
青春的围城.....	(105)
和谐:祝福生命与日子	(130)
 主要参考书目.....	 (157)
后记.....	(159)

走进岑旁

黄昏的五开卫——边城风情——纯粹的自然
——走进大稼——中山峡谷区——大稼场集——乡
村夜雨——岑旁的意义——去岑旁的路上

旅行是从黄昏开始的。

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出发，经过一天的颠簸，到达黎平县城，已是夕阳在山的时候了。我是早晨七点钟上路的，汽车一直在蜿蜒的山区公路上行驶。时而依着深深的溪谷，像一片顺水漂荡的叶子，逐风而去；时而擦过一道高高的危崖，仿佛要拔地而飞。我不知道翻越了多少座山，涉过了多少道水，一次又一次从浅浅的晕眩中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旅途都还是那么遥遥无期。山是无尽的，路也是无尽的。我不知道黎平城泊在哪一方天底下，坐落于哪一片山谷深处。我疲惫不堪，又恹恹地睡去了。这时候，汽车一个急转弯，驶入一条长长的大冲。当汽车昂然越过这条大冲的深深的、俨然的垭口的时候，黎平城已经那么近地站在眼前了。它沐浴着柔和的晚照，宁静、安详，像一泓柔弱而沉静的水。

这是坐落于中国西南山地大山深处的一座古老的县城，是贵州省四大历史文化古城之一，悠悠然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了。

黎平位于中国西南黔湘桂交界，云贵高原向东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，是一个少数民族世居地，居住着侗、苗、汉、瑶、水等民族。全县总人口 48 万，少数民族人口占 87% 以上，侗族人口有 31 万多，占总人口的 65% 以上，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县。和整个西南一样，就中原文化而言，黎平自古以来，就属于所谓的“蛮荒之地”，无论是文化上，还是地理上，都处于边缘的位置。在明代以前，它基本上属于中央王朝眼中的化外之地，“入版图者而亡其实”，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。元末明初实行土司制，中央王朝的统治逐渐渗透进来之后，黎平这块古老而蛮荒的土地的封闭性才渐渐被打破，产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，融入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公元 1283 年），黎平置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。元至治二年（公元 1322 年），总管府废，设上黎平长官司，黎平由此得名。明洪武十八年（公元 1385 年），废长官司，建五开卫于五埡寨（即今黎平县城驻地），筑卫城，实行军政统管，辖 16 所 380 屯堡 8 驿 14 长官司，黎平城分为左右中前后五所。此后，黎平一直作为贵州东南的一个重镇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明永乐十一年（公元 1413 年），革除思州宣慰司，黎平设府，计辖 14 长官司，实行军民分治，卫辖所屯，属湖广，府辖长官司，隶贵州，府卫同城，同筑于五埡寨。黎平作为一座古城的地位正式奠定下来了。

侗族是黎平的主体民族，最迟在隋唐以前，侗族人民就居住在黎平这块土地上了。在黎平建卫设府之前，在黎平县城驻

地及四近村寨居住的，都是侗族。黎平县城所在地在侗语中叫做“莪快”，“莪”即五，意为有五个山坳的地方，称黎平为五开，这其实是侗语的汉译。从这个地名可以说明，在中央王朝的势力没有进入之前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主要是侗、苗、瑶、水等各族人民。现在在黎平都还有一种习俗，在安葬死者，把死者抬到墓地的路途中，必须要抛撒纸钱，人们称为“买路钱”。只有抛撒买路钱了，土地神才会赐给死者最后的安息之所。而距黎平城关五华里的上五开的老百姓，则不用抛撒买路钱，因为他们是黎平城的土著民族，而其他人则是从他乡迁来，借这块土地生长、繁衍、安息的。至于黎平的得名，显然是中央王朝征服、平定这里的民族起义的结果，取黎民平服、安定之意。

黎平建卫设府之后，居住在这里的侗族被迫退避到四近的山上，而把这块开阔平坦的低缓丘陵让出来，给掌握军政实权的汉人居住。悠悠 600 年过去了，黎平城已烙上了鲜明的中原文化的印记，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它浓郁的民族风情。

黎平是三省通衢之地。它的南面和广西的三江县，东面、东南面和湖南的通道、靖州等县交界，它的北部、西北部、西南部和本省的锦屏、剑河、榕江、从江等县接壤。境内既有洪州河、亮江河通渠水、沅江而入长江，又有水口河、双江河接都柳江而汇入珠江。几百年来，黎平一直是府治之地，是贵州东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很早的时候，黎平就已经形成各民族聚居又杂居的现实了，文化涵化就已经在进行着了。我们只要一踏上黎平的土地，就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。走在黎平的大街上，迎面而来的是几个侗家女，而担着柴担赶过去的，则是苗家后生，再看过去，在对面的街上，有几个瑶族男子正在出售他们用竹子编织的饭篓。初来乍

到的人，或许还有些诧异，感到不好理解，但黎平人对这一切却司空见惯，仿佛从来就是如此的，是几千年来一道不变的风景。从这些仿佛凝滞，而又是在流动着的风景中穿过，感觉到有一种悠远而又独特的东西浸淫在里面。我一时还无法品读，但我相信一定能够解读它，一定能够体验这种悠远而又独特的事物的意味。

夜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落下来了，城市的夜生活正随着渐次闪亮的街灯而展开来。此时，我正坐在一家简朴的酒店里，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大稼乡的两个副乡长周文和林正秉，他们明天要回大稼去，县委的乔辉就安排我们见面了。听说我是作家，要到大稼乡的岑努去，要写一本关于岑努的书，他们感到很稀奇，不知道岑努有什么可以值得专门写一本书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岑努村和大稼乡的另外 16 个行政村一样，是极其平凡的、平常的，那么，是什么促使我从远天远地的城市赶来，要到遥远的岑努去呢？他们困惑地望着我。我一时也很是茫然，不知怎样向他们解释。但我们的话题毕竟引入岑努了。

第二天，我随着林正秉副乡长踏上了去岑努的旅程。

大稼乡位于黎平县的西北部，距县城有 70 余千米，要翻越著名的犀牛坡。犀牛坡是一座高 1000 余米的大山，公路顺着山坡蜿蜒而上，直接通向山顶。在山脚还是晴朗的天气，到半山弥漫的却是一片湿漉漉的水汽，越往上走，雾罩越大。一大团一大团苍灰色的浓雾从山谷里、从森林里涌出来，湿漉漉的、醞醞的，浮在公路上，把整个山野罩得严严实实的。山野里很静，没有车，也没有行人，只有凝凝的浓雾在涌动，我似乎听见了浓雾涌动时发出的呼呼的声音，像拖着水淋淋的棉布滑过湖面，又像用刀在木板上刻划，既钝浊，又锐利。吉普车浮在

山野里，泊在云雾之上，像一叶漂泊在茫茫无涯的岁月之海中的小舟，不知怎样寻找它现实的港口。开始下坡了，浓雾渐渐地变得稀薄，我看清了公路两边的树，都是人工植造的杉树，一行行的，很整齐地排列着，有的可以合抱了。雾一丝丝一缕缕的，挂在枝桠间，正软软地、柔柔地向密林深处退去，向绿叶深处退去，使远远近近的景物逐渐在视野中明晰起来。再往远处看，覆盖山野的还是树，大部分地方是杉林、松林，一些看去很遥远的山谷则是混交的自然林。一些油菜地点缀在山坡上，正开着花，黄爽爽的，像一方方鲜艳的毯子铺在绿色的云海上。空气湿润润的，弥满了南方森林特有的气息，那是腐烂的枝叶，游走的动物、植物的芬芳，潺潺的流水，积滞的雨雾，潮湿的泥土的气息混合在一起的。开始，会让人感到涩涩的，有些憋闷，但随着拂过的一阵清风，才感到这空气是那样洁净、清爽、芬芳，是那种让你远离尘俗的洁净，是那种让你有飘然欲飞的感觉的清爽，是那种让你神清目明的芬芳。浸润在这浓郁广大的芬芳里，我真正感觉到，是真正置身于纯粹的自然之中了。

公路依着山谷而行，淙淙的泉水伴随着我们。草木都发芽开花了，显示出无尽的春意。林副乡长加了一下油门，说，今天大稼赶场，我们争取三点钟到大稼，你还可以去赶场，看一下大稼的风情。这时林副乡长感觉好多了，极有兴致地讲起了他自己，讲起了大稼，讲起了岑努。他就是到大稼要经过的第一个村寨容咀村的人。过容咀时，他特地放慢速度，指着山脚的那一片木楼，说他家就住在那里。他是从部队退伍回来的，80年代中期在中越边境驻扎过，后一直在大稼林业站工作，是前年换届才任的副乡长。和全县其他乡镇比较，大稼是要穷一些，

没有任何企业，乡财政的主要收入是林业和农业，前些年树砍得多了，近年来强调保护生态，不准砍了，而且即使把树砍下来，也不好卖，乡财政拮据得很，乡政府大楼修起有好几年了，现在都还欠工程队十几万元钱。老百姓也困难，田亩少，人均不到一亩田，差不多有一半的村缺粮，加上木材市场又滑坡，真正不知怎样讨生活，许多老百姓只好去打工——许多村寨就只剩下老弱病残留守了。岑努在大稼算是比较好的村，尤其是前几年，还有木材的时候，岑努大大小小的有十来辆汽车，现在木材少了，路坏得利害，汽车又基本上卖完了——但岑努的确是个好地方，很有意思的，在全乡，在整个犀牛坡片区，可能在我们全县，它都是独特的。四个民族共住在一个村里面，各有各的风俗习惯，各有各的语言，各有各的祖先；各自从不同的地方来，但他们却能在一个村子里和和睦睦地住了几百年，房屋挨在一起，田土挨在一起，山林挨在一起，这不容易呀！像其他地区，是最容易出现民族纠纷的了，在岑努却从未出现过，这也真是一个奇迹哩。余老师，你从民族方面入手来考察岑努，真是找准对象了。岑努是可以好好写一本书的。我们一路谈着，不知不觉中到了大稼。

大稼坐落在一条浅浅的山谷里，发源于尚重俾脚坡的乌下江绕寨而过，向东由罗里汇入孟彦河，孟彦河向东北而去汇入清水江，清水江向东汇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不断出现过的800里沅水，沅水向北入洞庭湖入长江而入大海。黎平县的地貌分为三种类型区：低山丘陵宽谷地区、低山峡谷地区、中山峡谷地区。大稼属于中山峡谷地区，山峰海拔在800米～1400米之间。全县计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239座，其中70%立于大稼及和大稼相挨的尚重、平寨、德化等几个乡镇，

大稼有 32 座 800 米以上的山峰。用山高谷深来形容大稼是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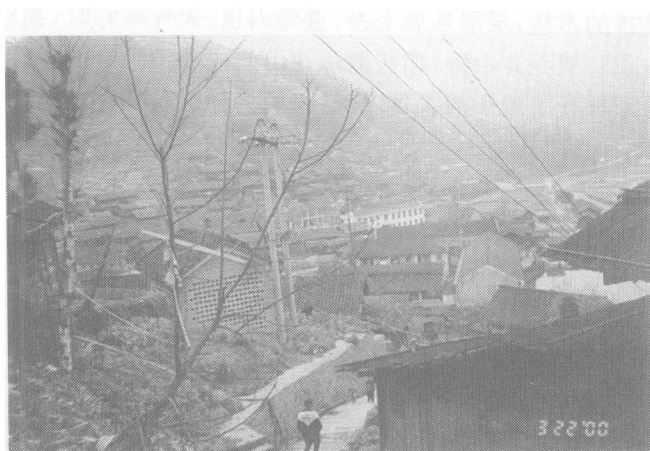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大稼乡政府所在地大稼村。这是一个只有 2000 多人的村寨，坐落在由乌下江拓出的一片浅浅的谷地里。照片上那条蜿蜒而去的公路，就是通向岑努的山区公路。

恰当不过的。这样的地理环境，决定了大稼人求取生存的艰难，他们必须从这样的深谷里和高山上开辟出田亩来，他们的生存才能得到保证。因而，在整个大稼地区，扩大开来，在所有低山、中山峡谷地区生存的人们，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，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建寨，而是这里有没有可以开垦的田亩。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田亩了，也就找到子孙世代的居住地了。在这些地区，狭窄的山谷和低缓的山坡都用来开辟

田亩了，村寨一般就只能立在田亩之上，往往从半山开始立寨，依着山势建造那种属于南方民族特有的干栏式吊脚木楼，一排排的木楼，层层延展上去，直到山顶。天气晴好时，我们立在山顶眺望莽莽山野，那些散落在山巅或半山之上的村落，像一只只展开了翅子的大鸟，会给我们一种跃跃欲飞的感觉。



图2 大稼场集。短短的一截街，两边是干栏式木楼，赶集的都是四近村寨的侗族、苗族、汉族乡民。

大稼乡辖17个行政村，1个居民委员会，计19000余人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，计有侗、苗、汉、水等民族，其中以侗、苗族为主。大稼乡所在地大稼村是一个侗族村寨，而环绕大稼的几个村寨则是苗族村寨，间或杂有侗族村寨。一般情况

下，是一个民族居住在一个村寨内，而且这个民族往往是同一宗支，同一姓氏的，小寨是一姓一寨，大寨是几姓共居于一寨。只有岑努例外，它是几个民族共居于一个村寨内，在寨内形成各族杂居又聚居的格局。

正是大稼赶集。大稼赶集是最近十来年的事，原来大稼是不设场的，赶场一般是到尚重或孟彦去。近十年来，人们的商品意识逐渐强化，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，大稼的场集就设立起来了。这是一个小型乡场。短短的一截乡街，都只有一半摆了摊子，卖衣服、日杂、各种菜种、农具等，摆摊子的有本地人，但多半是外地人，以湖南人居多。明清以来，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开始后，湖南、两广一带的商贩、货郎就深入到黔东南的广大地区了。从这以后，府治之地黎平城开始设立百日场，每天早晨六点到中午，荷花塘、扁担街一带，买东西的，卖东西的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充分显示了这个有两三万人口的小城的富庶。清代中叶以后，又分别在中潮、洪州、敖市等地开办集市，进行农产品交易。那些没有开办集市的地方，就由货郎担着货担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。一些货郎长期在一地交易，就渐渐定居下来，成为本地人所称的外来户。在大稼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，他们在大稼定居已经有五代以上了，早就和当地人融为一体了。在自报民族成分时，他们甚至也和当地土著居民一样，也申报为侗族，人们并未有异议，觉得这是应该的、合理的。这说明，在一个流动的社会里，民族融合是随时都在进行着的。

大稼作为一个山高谷深的典型山区，它在农业上的劣势是明显的，它没有开阔的坝子、低缓的丘陵来进行最充分的农业耕作，但它在林业生产上却有明显的优势。它属于中亚热带